

幸福的寓言

——論「三言」所見「志誠者」的生命質性

賴信宏

摘要

「志誠者」指意念真誠無欺、忠厚本分之人。在「三言」故事中不乏其例，然鮮有論及者。本文試圖透過明確指涉人物為「志誠」的三則話本，對「志誠者」的生命質性進行討論，並透過對生命存在的思考，論述話本小說在見證命運之餘，以「能幸福」人物的正面力量為基礎，突破不幸的困境，迎向圓滿結局。由此發掘話本基於「普世正義」的觀念，以特定的修辭策略述說幸福的寓言。

關鍵詞：三言、志誠者、話本小說、生命質性、幸福

2013/09/29 收稿，2014/02/12 審查通過，2014/04/23 修訂稿收件。

* 賴信宏現職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博士後研究員。

本文在康韻梅教授的指導下完成，經初審、外審三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建議，使本文更臻完善，特此感謝。

Happiness Fables: On the characters of the “Genuine people” in the Stories of “Sanyan”

Lai Shin-hong

Abstract

“Genuine people” refer to those who are sincere, truthful, kind, and responsible. There are numerous examples of “genuine people” in the stories of “Sanyan,” but, they did not receive enough attention in past studies. This article seeks to examine three stories in “Sanyan” where the character of certain people is clearly recognized as being “genuine.” In this article, I will trace not only how these vernacular novellas followed the destiny of these genuine people by reflecting upon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 but also how they escape from their miserable circumstances and build a happy life. In having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the ability to stay happy, the stories of these genuine people turn out to have happy endings. These stories are in fact all based on the idea of “universal justice” and this is expressed through the narration of happiness fables.

Keywords: “Sanyan,” Genuine people, vernacular novella, character of life,
happiness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一、緒論

(一)「志誠者」釋名

「志誠者」，蓋指意念真誠無欺、忠厚仁德之人。在「三言」中的用例很多，如

1. 〈警 25·桂員外途窮懺悔〉指施鑑為人「謹厚志誠，治家勤儉」。
2. 〈警 32·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透過杜十娘的眼光，云：「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甚有心向他。」
3. 〈喻 28·李秀卿義結黃貞女〉透過裝扮成男子的黃善聰，形容李秀卿的為人乃「志誠君子」。
4. 〈醒 3·賣油郎獨占花魁〉透過鴛兒、美娘數度稱賣油郎為「志誠好人」、「志誠君子」。

這些用例主要在於彰顯某一人物的特質。至於單用「志誠」二字者，如

1. 〈醒 4·灌園叟晚逢仙女〉指灌園叟秋先「惜花志誠」。
2. 〈警 22·宋小官團圓破氈笠〉敘述宋敦夫妻燒香祈嗣「甚是志誠」。

從這些詞彙的用例看來，「志誠」所徵顯乃是一種表裡如一的精神姿態，用以形容心志真誠。「三言」之外，馮夢龍所編《掛枝兒》所錄曲詞中，也有「人說你志誠，看你不像箇志誠人。」其下評道：「又曰『志誠』二字，委實難言。一篇傳恨，還地下之枯魂；千遍呼名，走屏間之彩筆。錦文織就，薄幸回顏；綠鬢吟成，才人揮涕。真情所至，金石為開。世無尾生、倩女其人，只索大家含糊云爾。」¹志誠之所以「含糊」，是因為一時的真誠並不難，就像杜十娘對李甲所作的錯誤判斷。文中所舉的例子，實為志誠的理想典型，如杜麗娘與柳夢梅、蘇蕙織錦迴文、尾生抱柱、倩娘離魂，志誠對應的是真心至情。「委實難言」之處，在於志誠並不只是表裡一致，還帶有臨事的歷練以及時間的持之以恆，因此質性的顯現並非指向固定的人格，而是一人臨機生發的生命質地。據此，得以思考「志誠」所指涉的範疇。志誠者所涉的個別人物，前人已有論及，²然猶未見以「志誠者」為

¹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馮夢龍全集》Feng Menglong quanji（南京 [Nanjing]：鳳凰出版社[Fenghuang chubanshe]，2007年）第10冊《掛枝兒》Gua zhi er 私部1卷〈耐心〉“Nai xin”，頁3。

² 如〈賣油郎獨占花魁〉一篇，有張淑香 Zhang Shuxiang：〈從小說的角度設計看賣油郎與花魁娘子的愛情〉“Cong xiaoshuo de jiaodu sheji kan maiyoulang yu huakuiniangzi de

主題進行探討者，究竟「志誠者」在話本故事中所代表的意義為何，³仍有待探索。

韓南（Patrick D. Hanan, 1927-2014）曾指出多數的譏弄型人物為話本提供了因慾望驅策導致禍患的人物群像，採取一種俯視他者的觀點，給人一種嘲諷和疏離的感覺。而在低模仿人物中，則採取平視的觀點，透過行為模式的設定，呼喚一般人的認同心理，給人一種共同感受的同理心。⁴話本人物在平凡的生活中保有人性弱點與掙扎，其中所形塑出的正面人物，就處在這二者之間，「志誠者」即是其一。故事為主人公設定「志誠」、「忠厚」等人格特質，延伸到現實經驗中，令人感到同情卻也明白那是一個有

aiqing”，原發表於《現代文學》*Xiandai wenxue* 第45期（1971年12月），後收入《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Shuqing chuantong de shengsi yu tansuo*（臺北[Taipei]：大安出版社[Daan chubanshe]，1992年），頁253-268；康來新 Kang Laixin：〈秦重——真摯的朝聖者〉“Qin Zhong——zhengzhi de chaoshengzhe”，收入葉慶炳 Ye Qingbing 編：《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愛情》*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zhong de aiqing*（臺北[Taipei]：時報文化[Shibao wenhua]，1987年），頁115-122。

³ 此處所用的話本小說，蓋指「三言」之屬書面寫定的擬話本而言，與「話本」一詞指涉「說話人的底本」，並不同。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以擬話本稱呼以來，歷來對於話本和擬話本一詞的用法多有爭議，前人已多論及，可參樂蘅軍 Yue Hengjun：《宋代話本研究》*Songdai huaben yanjiu*（臺北[Taipei]：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Guoli taiwandaxue wenxueyuan]，1969年），頁50-53；胡士瑩 Hu Shiying：〈話本的名稱〉“Huaben de mingcheng”，《話本小說概論》*Huaben xiaoshuo gailun*（臺北[Taipei]：丹青圖書[Danqing tushu]，1983年），頁153-194；徐朔方 Xu Shuofang：〈論「三言」〉“Lun ‘San yan’”，收入《小說考信編》*Xiaoshuo kaixinbian*（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7年），頁394-397。至於傳承洲 Fu Chengzhou 則主張擬話本這一用語並不科學，應取消此用語，參氏著：《明清文人話本研究》*Ming Qing wenren huaben yanjiu*（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09年），頁7-9。此外，韓南 Patrick D. Hanan 涉及此範疇多用「白話短篇小說」的稱呼，參氏著：〈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Zaoqide Zhongguo duanpian xiaoshuo”，收入王秋桂 Wang Qiugui 編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Hannan 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lunji*（臺北[Taipei]：聯經出版[Lianjing chuban]，1979年），頁1-13。

⁴ 韓南應用弗萊 Northrop Frye（1912-1991）的分類，以人物行動力量為標準，來看待話本故事中主角的類型，區分為五類，分別為神話人物、傳奇人物、高等模仿型人物（英雄詩及悲劇）、低等模仿型人物（喜劇與寫實小說）、譏弄型，其對於低等模仿型人物的描述為「主角如果不能超越他人或環境，他便是我們中的一份子，我們把他視作一般人看待，並要求作者把我們自己生活經驗的或然率法則，應用在他身上。」參〔美〕韓南 Patrick D. Hanan：〈早期的中國短篇小說〉“Zaoqide zhongguo duanpian xiaoshuo”，王秋桂 Wang Qiugui 編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Hannan 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lunji*，頁25。

別於自我的存在，這種區別呈現在話本對於相關人物的處理態度，也反映了部分的社會價值與倫理關懷。韓南指出：

對待同樣社會類型和階級的人，小說可以持極不同的態度：從輕視到羨慕佩服，從保護到移情。……中期白話小說就發生了變化，不再強調英雄盜賊，而以商人、店主等人為中心。提倡的也是商人、店主一類人的價值觀，如謹慎、節儉、勤勞。⁵

韓南觀察到某一時期對於特定價值觀的關注，不同於一般訴求於忠孝仁義，⁶謹慎、節儉、勤勞等美德在某一階層中被彰顯出來，⁷這些故事佔據了約「三言」故事的四分之一。⁸其所反映的特定價值，正是「志誠者」形象得以突出的關鍵。在「志誠者」相關故事中，⁹從背離這些價值的敗家子，

⁵ 參〔美〕韓南 Patrick D. Hanan；尹慧珉 Yin Huimin 譯：《中國白話小說史》*Zhongguo baihua xiaoshuo shi*（杭州[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1989年），頁27。

⁶ 如〈滕大尹鬼斷家私〉云：「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白玉孃忍苦成夫〉云：「從古以來富貴空花，榮華泡影，只有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傳萬古，隨你負擔小人，聞之起敬。」都反映了對傳統德行的肯定態度。

⁷ 余英時 Yu Yingshi 在論及商人的倫理時，也標舉出勤儉、誠信、不欺等德目，而這些德目在商人而言，有些得自於善書的指引，如其所舉朱珪與汪輝祖為例，之所以「不敢放佚」乃緣於《太上感應篇》陰騭思想的訓誨。參氏著：《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Zhongguo jinshi zongjiao lunli yu shangren jingshen*（臺北[Taipei]：聯經出版[Lianjing chuban]，1987年），頁136-146。另外，李晉德《商賈一覽醒迷》與若干商人書或日用類書都宣導商人以勤儉守分為本，這些書籍的傳播和影響多在明嘉靖以後，足以反映當時對商人倫理的一般看法。參卜正民 Timothy Brook；方駿 Fang Jun 等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Zongle de kunhuo: Mingdai de shangye yu wenhua*（北京[Beijing]：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Shenghuo, dushu, xinzhi sanlian shudian]，2004年），頁248-250；陳學文 Chen Xuewen：《明清時期商業書及商人書研究》*Ming Qing shiqi shangyeshu ji shangrenshu yanjiu*（臺北[Taipei]：洪業[Hong ye]，1997年），頁40-41。

⁸ 徐朔方 Xu Shuofang 指出，「三言」中以工商業者、手藝人為主角的作品大約有四分之一，包括商人、機戶、染坊主人、酒店老闆、客戶、船主、漁夫、花農、瓜農、裱畫匠、木匠等職業。參氏著：〈論「三言」〉“Lun ‘San yan’”，收入《小說考信編》*Xiaoshuo kaoxin bian*，頁400。

⁹ 本文「志誠者」相關故事，係指以「志誠」人物為主角發展的故事，除了主要分析的三篇文本，文中敘述明確自道人物為「忠厚志誠」、「志誠君子」外，以此為觀察點延伸，還可包括〈警5·呂大郎還金完骨肉〉的呂玉、〈警23·樂小舍棄生覓偶〉的樂和、〈警25·桂員外途窮懺悔〉的施鑑、〈喻28·李秀卿義結黃貞女〉中的李英、〈醒10·劉小官雌雄兄弟〉的劉奇、劉方、〈施潤澤攤闕遇友〉的施復、〈徐老僕義憤成家〉的阿寄諸人。

到因為這些美德而得以明哲保身、避難遠禍，或者因此獲得意外報償的志誠人物，這些敘述背後是否隱含著一種生命價值貫串其中，值得深究。本文認為「志誠者」作為相關故事的核心關鍵，因為關注於商人、店主、手藝人階層的處境，從中凸顯「志誠」人物的美德，以收勸善懲惡之效，並藉此呈現出多樣的人物形象，表達對存在生命的看法。就「三言」的編輯用意來看，所謂警世、醒世、喻世無非帶有濃厚的勸善性質，¹⁰透過敘述反映個體生命的抉擇與應世，延伸到啟悟世人的故事意旨。在不同的社會環境與冥冥之中不知名力量的外力驅策下，人雖有不同的境遇，然而應世的態度決定了人物的生命質性，¹¹在此以「志誠」作為人物內在動力的觀察點，由此發現所謂的「善」，如何在人生的生活樣態中發揮作用，而這些作用濃縮為單一個人的經歷，娓娓道來一種生命的普遍價值。

「志誠」作為人物的生命質性，固然有其普遍性，然而就韓南所言，話本中所呈現的價值觀，「志誠」和商人、店主階級的身分有著密切關聯，因此，本文將以〈醒 17·張孝基陳留認舅〉、〈警 16·小夫人金錢贈年少〉、〈醒 3·賣油郎獨占花魁〉三篇文本為中心，呈現「志誠者」漸次走向幸福人生的歷程，並探究話本所具有的特殊結構及其寓意所揭示的原則。樂蘅軍曾比較宋明話本與唐人傳奇，認為唐人傳奇宣說意志，宋明話本見證命運，「話本人物囿於現實，日坐愁城。他們不是向外面的世界出發，而是不停地在反芻他的人生。」¹²另一方面，話本小說中人物的生命並不完全依

¹⁰ 可一居士《醒世通言·序》云：「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說也。……此《醒世恆言》四十種，所以繼《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以導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可見三者的編纂意圖，透過題目的命名表現其旨意，並指出三者乃是互文見意的相互融通，因此，「三言」可以作為一個白話小說的特定範疇來看待，故以此三書為討論的中心。以下凡提及此三書者，皆簡稱「三言」，不復贅述。

¹¹ 「生命質性」，側重在人物生命本質的思考，而此思考係由人物的變化與抉擇所體現，因此，本文從人物在外驅、內驅的交叉作用下，尋找作為「志誠者」的人物群像如何應世內在動力，作為本文論述的核心。

¹² 參樂蘅軍 Yue Hengjun：〈宋明話本的命運人生〉“Song Ming huaben de mingyun rensheng”，收入《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Yizhi yu mingyun: zhongguo gudianxiaoshuo shijieguan zonglun*（臺北[Taipei]：大安出版社[Daan chubanshe]，2003年），頁264-265。唐人傳奇宣說意志一說，雖有龔鵬程 Gong Pengcheng 提出商榷，但樂氏所論本是「從傳奇作品中對意志表現，作實例的疏通體驗」，並非全面概括唐人小說的判斷，因此，龔氏所論唐人命定觀的普及並無礙於樂氏之論斷。見氏著：〈中國小說研究的方法

賴命運的他力干預，也可顯見人物自力轉換處境的生命歷程。樂氏在德化命觀中揭糞善行可以扭轉命運，對幸福有決定性影響，所舉〈醒9·陳多壽生死夫妻〉即是逆轉命運的顯例。¹³本文承繼樂氏此一思路，藉由「志誠者」形象的討論，揭示志誠人物特殊的存在生命，在受制命運的囹圄下，如何開展出自己的存在生命，回歸到一種以人物質性為原則的正向力量。

（二）作為「幸福」的寓言

由於故事強調啟示性的意味，因此話本小說循著既有的書寫成規與價值選擇，故事經常收束為正向的結局，足見其宣導特定價值的修辭策略。¹⁴韓南曾就話本的觀察作出解釋，他說：

許多作家是按照「宇宙是道德活動」的觀念寫作的，他們認為這宇宙中是正義在起著倫理之法的作用。人與人、人與神之間相互作用，最後必然有「報」。因此，不會有終極的「悲劇」。「報」決定了所有道德題材的結構，道德的滿足是這類小說必需的要求。¹⁵

韓南在此固然是以白話小說為範疇加以思考，但就馮夢龍編輯「三言」的原則而言也適用。由韓南所言，足見話本背後設定了「普世正義」的認知條件，因此，即便生命過程如何艱辛困頓，總是走向某種「正義」。不管過程是充滿著不正義的故事，如〈十五貫戲言成巧禍〉、〈蔡瑞虹忍辱報仇〉等對於惡業的矯治，還是像〈三孝廉讓產立高名〉、〈施潤澤灘闕遇友〉所呈現對善業的報償。話本小說基本上仍然肯定宇宙具有「普世正義」，因此，

問題)“Zhongguo xiaoshuo yanjiu de fangfa wenti”、〈唐傳奇的性情與結構〉“Tang chuanqi de xingqing yu jieou”，收入《中國小說史論叢》*Zhongguo xiaoshuoshi luncong*（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2003 年），頁 14-16、183-237。

¹³ 同上註，頁 190-197。

¹⁴ 馮夢龍曾在「三言」的敘中多次表達話本小說的通俗效果，如綠天館主人〈喻世明言·敘〉云：「怯者勇，淫者貞，薄者敦，頑鈍者汗下。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無礙居士〈警世通言·敘〉云：「其真者可以補金匱石室之遺，而贗者亦必有一番激揚勸誘、悲歌感慨之意。」足見「三言」的寫作有其目的性的傾向。李志宏在論及才子佳人敘事寓意時，曾以「愛的寓言」名之，以愛情遇合的想像書寫傳遞特定的主題寓意，此節「幸福的寓言」的名稱乃取意於此，參李志宏 Li Zhihong：《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敘事研究》*Mingmo qingchu caizijiaren xiaoshuo xushi yanjiu*（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2008 年），頁 506-530。

¹⁵ 參〔美〕韓南 Patrick Hanan：《中國白話小說史》*Zhongguo baihua xiaoshuo shi*，頁 28。

作為生命價值而言，這一假定超越於人物面對世界的態度，故事編排總給予讀者一種正向的力量，這一力量背後引導讀者觀照他人的生命樣態，安頓自己的存在生命。基於這樣的價值觀，話本原則是誘導人走向幸福的，但是這種誘導背後實際上帶著明確的修辭策略，所以話本故事雖然多方表現各種生活的樣態，但歸根究底，它還是一種寄託「啟悟」涵意的寓言。

回歸到文本中，「志誠」作為貫串三者的關鍵，恰好反映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醒 17·張孝基陳留認舅〉是一個浪蕩的敗家子回頭，最終成為「志誠君子」的故事，乃是由非「志誠者」走向「志誠者」的階段。〈警 16·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宋話本舊名為〈志誠張主管〉，另名為「張主管志誠脫奇禍」，¹⁶題目已經表明故事主人公「志誠」的特質。故事描述主管張勝因志誠守分而規避了禍害，不過，張勝的心志並沒有明確的目的和理想支撐，只能算是心志萌發階段的「志誠者」；相形之下，〈醒 3·賣油郎獨占花魁〉描述專注於自身小本經營的商人秦重，因為「志誠」且善於幫襯，贏得了花魁娘子王美娘的芳心。在此「志誠」不僅是安身遠禍的因素，也是作為內心憧憬的自我實現，可算是充分自覺的「志誠者」。這三則故事透過「志誠者」作為關鍵人物，示範了不同的人生選擇，揭示個體生命在無常流轉之下，縱有種種限制與不平，終究能回歸本心的真誠與固守，走向安定平實的人生道路。「志誠」作為個體生命質性，由過遷的例子看來，固有社會環境的形塑，然而境遇的轉移並不妨礙生命本質的揭示，因為志誠所代表的表裡一致的質性，必待試練的檢驗方得以識別，其中有各種外因、境遇參與生命的型塑，但其恆常不易之處，正是生命質性發揚的所在。「三言」在種種負面性的人物惡業中，改變了看待生活的姿態，「憂患人生成為他們人生永遠面對的課題」。¹⁷而「志誠」作為核心價值被突出於故事中時，主人公雖然不能超脫生存的環境，但對於本心的揭示，超越物質生活的享樂，使心靈安頓在真誠篤實的生活，從而調整了無常流轉的生活法則，讓不幸的或然率抑制到最低的程度，正是這三則故事所帶來的啟示。

那麼，故事透過志誠者的形象，採行什麼修辭策略給予讀者們幸福的期待呢？在「普世正義」的設定下，話本在故事之外預設了自足完整的賞

¹⁶ 別名採自三桂堂本，原為兼善堂本之題名，參考自樂蘅軍 Yue Hengjun：《宋代話本研究》*Songdai huaben yanjiu*，頁 141。

¹⁷ 語出樂蘅軍 Yue Hengjun：《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Yizhi yu mingyun: Zhongguo gudianxiaoshuo shijieguan zonglun*，頁 265。

善罰惡機制，透過情節走向的設定，讓惡人遭受不幸，善人回歸幸福，而「志誠者」正是話本故事所面對「善」的人格所採取的敘事策略。也正因为敘事隱含著這樣的價值操作，故事才具有「善」的倫理價值。「善」並不會因為時間、地點或是情況和個人主觀性等原因而失去其價值，而是超越時空和個人有限性制約的經常有益的普遍價值，對於我們行為和態度經常有益的价值，就是倫理上的善。¹⁸善歸著在人的體認上就是幸福的感受，功利主義者將快樂的幸福視為善惡的標準，而在話本故事賞善罰惡的機制下，「善」的實現本身就隱含著某種功利的價值取向，所以話本中的「善」和「幸福」有密不可分的關聯。

當話本在闡述正面人物的事跡時，會為其人設定各種幸福的結局，諸如登科、富裕、子孫繁盛、事蹟傳為美談之類的結局。這種幸福條件的設定，反映了庶民對於科名、財富、家庭傳承的想望，¹⁹其實訴說的並不是幸福的感受，與其說它是「幸福」，倒不如說它是取之於群眾所共享的價值，藉以呼喚閱聽者的我群認同。正如高桂惠在以「三言」、「二拍」為根據考察話本小說文類特質的論述，提出：

演述世相、書寫大眾，意味著既為文化他者造像，又是我群認同的深層辯證。唯有透過具體演述的不斷聚焦審視，或可累積對於那個時代的人所生存的世界，以及其所賴以行動和自我檢視的規範之間的疊合與分化之理解。²⁰

話本文類中編纂者演述、書寫的行為，一方面呈現為文化他者的普遍樣態，一方面在具體演述中，從個別世相的連類積聚，看到一連串相互關聯的「顯

¹⁸ 上述「善」的界義，參〔日〕小倉志祥 Ogura Yukiyoshi 編，吳潛濤 Wu Qiantao 譯：《倫理學概論》*Lunlixue gailun*（北京[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90年），頁73。

¹⁹ 對照善書的訴求，可看出這些是大眾普遍接受的價值，如明成祖〈善應憲章錄序〉云：「手輯往行，分為四則，曰延齡、曰種子、曰祈榮、曰阜財。蓋世人日夜願望而唯恐不獲者，獨此四事。」可見這些傳統價值，本係世人所共同接受的幸福想望。參〔日〕酒井忠夫 Sakai Tadao；劉岳兵 Liu Yuebing、何英鶯 He Yingying 譯：《中國善書研究（增補版）》*Zhongguo shanshu yanjiu (zengbuban)*（南京[Nanjing]：江蘇人民出版社[Jiangsu renmin chubanshe]，2010年），頁72-73。

²⁰ 引見高桂惠 Kao Kueihui：〈世道與末技——「三言」、「二拍」演述世相與書寫大眾初探〉“Shidao yu moji: ‘Sanyan’, ‘Erpai’ yanshu shixiang yu shuxie dazhong chutan”，收入《漢學研究》*Hanxue yanjiu* 第25卷第1期（2007年6月），頁308。

現系列」，²¹從這一「顯現系列」窺看世相揭示的原則。前者側重在編寫者留「撰」作意向的策略性，後者則強調從故事的個別境遇上升到普遍性的概括。因此，幸福的條件設置，可以被視為「演述世相」的誘導性原則，幸福感就存在於每個特殊世相的揭示背後的認同召喚，「志誠者」的意義就在書寫策略與認同召喚的互動中完成。

透過上面的論述，說書人的陳說策略存在一種控制意義的指向，而「寓言」作為明確彰顯著符號和意義的連結關係，使人關注到一種書寫行為中撰作主體涉入的自覺與操作性，²²因此，透過「寓言」的視角看待話本故事的演述與意義的關係，可以發掘主體涉入之痕跡。就在主體涉入與故事的認同召喚中，倫理價值被敘述所凸顯。「志誠者」作為我群認同的召喚所，一來他在既有的故事中，設定為一個特殊的文化他者，創造一個觀照的視角，占據一個有別於我的「位置」；二來透過各式人物性質的設定（商人、店主、老而無子、儉嗇與貪婪、忠厚老實），召喚讀者進入我群認同的辯證中。所以「志誠」不僅是話本人物的特定標籤，也在具體演述中揭示為一特殊的他者。因此，下文對過遷、張勝、秦重「志誠者」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其特殊的生命質性，但又可在其顯現系列中抽繹出其普遍的生命質性。「幸福」的條件設置和生命感受，就處在這種特殊與普遍的疊合與對話。

「幸福」的相對就是不幸，丹麥的尼爾斯·托馬森在《不幸與幸福》的討論中，將「幸福」認定為一種「生命喜悅的自然狀態」，²³從存在性的

²¹ 在此援用沙特的用語，他用「顯現系列」表明超越於存在與現象的二元對立思維，而從存在的顯現的無限性與自為自在存在的有限性，形成新的二元論架構，而本質的位置就在於無限的「顯現系列」的揭示原則，並從中獲取意義。在「顯現」就是主體意識和世界互動中不斷完成的現象，透過主體的統覺成為一系列的認知，參考自〔法〕沙特 Jean-Paul Sartre；陳宣良 Chen Xuanliang 等譯：《存在與虛無》*Cunzai yu xuwu*（臺北 [Taipei]：桂冠圖書 [Guiguan tushu]，1990 年），頁 1-7。

²² 高辛勇介紹保羅·德曼 Paul de Man「寓言式的閱讀」(allegorical reading)，指出德曼認為寓言最能「抵抗文字（語言）與概念之間的自然結合。如果象徵看來似乎能使概念符號結合無間，自然地以二為一，那麼「寓言」在表達符號與意義（概念）之間的關係上則很明顯是人為的，而且寓言的表義方法很明顯的指出符號與意義之間種種修辭間介問題。」在此，選取「寓言」的人為性與修辭間介的性質作為閱讀策略，可以發現形式中那些顯在的人為性。參高辛勇 Gao Xinyong：《修辭學與文學閱讀》*Xiucixue yu wenxue yuedu*（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7 年），頁 48。

²³ 摘自〔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en；京不特 Jing Bute 譯：《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chubanshe]，2004 年），頁 544。

主題，切入那些「去存在著」的方式背後各種基礎價值和原則。這些分析是透過個別存在的設想上升到經驗的解釋性整合。在此他設立的五對主題性概念，包括不現實／現實、分裂／協作、靜止／運動、恐懼／安全、絕望／意義，這五對主題正好分配於不幸與幸福的基礎對立。²⁴這些主題性的設置，使我們可以據此思考「幸福」的存在性原則，透過「志誠者」的存在感受，發掘「幸福」在敘述中被揭示為一種寓言，在此，「幸福的寓言」乃是一種修辭策略與書寫模式的觀照，透過人物存在感的揭露，深入分析人物如何憑藉著「志誠」的生命質性，以啟悟為前提，驅使故事走向幸福。以下將從三方面來處理此課題：

其一、藉由「志誠者」的人物群像，試圖勾勒出形象背後的具體原則與普遍適用性，據以將「志誠」的概念落實於具體的人物上，呈現不同的生命質性。

其二、透過托馬森所提出的定性主題分析，在幸福與不幸的交會與體認中思考生命存在，從而勾勒出「志誠者」特有生命情態與作為「能幸福」的品質。

其三、以「幸福的寓言」為視角，思考話本小說的修辭策略。在「普世正義」的設定下，如何透過「志誠者」的特殊品質，發揮人物的正向力量，寄寓小說敘述中勸善的明確意旨。

²⁴ 不現實／現實，主要從在場與缺席來對生存位置進行探討，生存位置的設定不是一種客觀指認，而是以「去存在」者自身的個體認同為中心，發掘存在當下的一體感受。因為生存是被設定在自我認同的「存在」上，而這當中「自我認同」主觀性與事實客觀性的一致程度將會決定幸福的可能；分裂／協作則是從認同進入群我思考的層次，所以隱含著自我與他人、接受與拒絕等各種關係；靜止／運動則是從生命時間觀察一種生命定向的狀態，在靜止的僵滯與運動的流動對照下，取決於生命觀照的寬窄與在場性；恐懼／安全則是從空間的包圍與容受，探討空間的感性層次，透過熟悉感與對可能性的不可捉摸，造成兩種對立的存在感受；絕望／意義則在於綜合前述的分殊原則，把握存在整體的意義狀態。此書是托馬森對祁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或譯作齊克果、克爾凱郭爾）存在哲學的解讀與批判，並參酌海德格、沙特等人學說，所做人生哲學之論著，以存在性主題為思維之架構。以上參考自〔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en：《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 一書。陳俊輝指出祁克果為存在哲學與辯證神學運動的代表人物，曾提出存在（人生）三階論，其所關注的真理，是內向性的主觀真理，並以個人主體的存在意義與生命覺知為關懷核心。參陳俊輝 Chen Junhui 著：《祁克果存在詮釋學》*Qikeguo cunzai quanshixue*（臺北[Taipei]：師大書苑[Shida shuyuan]，2002年），頁227-291。

二、「成為」志誠者——過遷的悔悟堅毅

(一) 勤儉與逸樂

〈醒 17·張孝基陳留認舅〉入話，講述傳說中有個貴人讓兒子棄儒，轉而從事農工商賈的故事，「舍逸就勞，棄甘即苦」雖是背離常識的抉擇，卻自有一番生活的智慧，其中錄有一首警世詩，聲稱讀書並非唯一的康莊大道，裡面藏著各種各樣的危機，比方說「養成嬌怯難生受」、「氣硬心高妄自尊」、「稼穡不知貪逸樂」，以此對比農工商賈的諸多好處，特別是「煖衣飽食非容易，常把勤勞答上蒼」，點出「勤勞」為四民營生的核心價值，並隱約透露了四民地位的升降。²⁵這則入話固然引導故事走向「逸樂亡身」的警惕，但類似的故事經由不同觀察點，寓意的指向便有所差異，如〈醒 1·兩縣令競義婚孤女〉之入話，描述王奉貪圖富貴，恣意對調自己女兒與姪女的婚配對象，最終遭受了惡報。文中陳述富女婿潘華的浪蕩行徑：

那潘華自恃家富，不習詩書，不務生理，專一闖賭為事。父親累訓不從，氣憤而亡。潘華益無顧忌，日逐與無賴小人，酒食遊戲。不上十年，把百萬家資敗得罄盡，寸土俱無。丈人屢次周給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濟。結末迫於凍餒，瞞丈人，要引渾家去投靠人家為奴。²⁶

潘華的事蹟儼然就是〈醒 17〉故事主人公過遷的縮影，潘華敗壞本家、連累了丈人最終淪為奴僕的故事，顯然側重在給予王奉這樣嫌貧愛富、短視近利的人一個教訓。至於〈醒 17·張孝基陳留認舅〉中過遷耗蝕家財，遭到老父過善的忌惡而流浪在外的故事，則有兩個重點：前半都在敘述過遷的浪蕩無度，呼應「逸樂亡身」的主題；後半則陳述張孝基如何不欺本心，悉心成全過遷回頭向善的善舉。故事透過張孝基的成全，展現出人物無私

²⁵ 余英時在討論士民關係的變化時，透過王陽明與沈垚的四民觀，分別指出「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顯示士與商或者說四民漸混的現象，在安徽、山西等地區甚至有「右賈而左儒」，士人或棄儒從賈，兼營賈事。參余英時 Yu Yingshi: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Zhongguo jinshi zongjiao lunli yu shangren jingshen*, 頁 104-121; 另參巫仁恕 Wu Renshu:《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Pinwei shehua: Wanming de xiaofei shehui yu shidafu* (北京[beijing]: 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 2008 年), 頁 55-64。

²⁶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 (臺北[Taipei]: 三民書局[Sanmin shuju], 1988 年), 頁 2。

為人的善行。這則被李昌齡編入善書的故事，本就勸善意味濃厚。但本事僅側重在後半張孝基勸誘的情節，過遷敗家的主題被簡略帶過，馮夢龍將之改編成一個浪子回頭的敘事，並賦予主人公饒富意味的名字——過遷。²⁷當然敗家主題也可以聚焦不同具體事件，成為另一系列的敘述，如〈警 31·趙春兒重旺曹家莊〉就是描述曹可成在花街柳巷虛耗了財富，重新發跡的故事。敘述重點其實並不在於敗家，而是提供一個檢討浪蕩敗身的契機，從而凸顯了近利／遠慮、逸樂／勤儉等價值上的對立。但話本並不著意於抽象德目的列舉，更多著眼於人生處境的思索。

話本故事中特別強調人物特性與行為、處境相互配合，其敘述與其說表現了他們鮮明的個性，倒不如說體現人物具體可感的行為模式。因此，關於人生處境的探索，必須依賴於話本人物行為的觀察。故事中過善就是這樣的例子，其描寫過善云：

他雖然是箇富翁，一生省儉做家，從沒有穿一件新鮮衣服，喫一味可口東西；也不曉得花朝月夕，同箇朋友到勝景處遊玩一番；也不曾四時八節，備箇筵席，會一會親族，請一請鄉黨。終日縮在家中，皺著兩箇眉頭，喫這碗枯茶淡飯。一把匙鑰，緊緊掛在身邊，絲毫東西，都要親手出放。房中桌上，更無別物，單單一箇算盤，幾本賬簿。身子恰像生鐵鑄就，熟銅打成，長生不死一般，日夜思算，得一望十，得十望百，堆積上去，分文不舍得妄費。²⁸

這樣的描述藉由人物的行為模式烘托出其性格，從實存人物來設想行為模式反映的是一個人的意志與動機，但話本的書寫策略，顯然落實在具體可

²⁷ 該則本事源出方勺《泊宅編》，後收入李昌齡《厚德錄》。參譚正璧 Tan Zhengbi：《三言二拍資料》*Sanyan erpai ziliao*（臺北[Taipei]：民主出版社[Minzhu chubanshe]，1983年），頁468；孫楷第 Sun Kaidi：《小說旁證》*Xiaoshuo pangzheng*（北京[Beijing]：人民文學出版社[Renmin wenxue chubanshe]，2000年），頁170；趙景深 Zhao Jingshen：《中國小說叢考》*Zhongguo xiaoshuo congkao*（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1980年），頁349。另外，「三言」與善書採取同一題材者亦不乏其例，可參〔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明代小說と善書〉“Mindai shosetsu to zensho”，《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Nichiyoruisho ni yoru minsin shosetsu no kenkyu*（東京[Tokyo]：研文出版[Kenbun shuppan]，1995年），頁348-358。

²⁸ 〔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頁302。

感的行動特徵上。因此，「省儉」作為人物的標籤，反映在食衣住行與節慶處置的生活態度上，加上事必躬親，專意於財富的累積，這些行為模式成為引導故事發展的內驅力，因此，在面對過遷與過善父子互動關係的時候，就營造出理所當然的自然氛圍。以勤儉為背景，設定了過遷的幸福條件，來自於對此德行的自我體認。

（二）過遷的生命質性

過遷的性格，恰好和過善成了對照，一個是看財童子，一個是敗家五道。過善是個對於財物拘管甚嚴的父親，對兒子的財物使用也不例外，金錢管理雖嚴格，但對於人是輕信的，因此對於兒子二次說謊，都因沒有深究而錯過了補救的機會，這樣的錯過實則基於過善的儉吝心態。過善經方長者轉告，得知過遷在外遊蕩的行為，卻被過遷輕巧瞞過，敘述者說道：「一來是愛子，二來料他沒銀使費」，也就被過善輕忽。紙包不住火，過遷浪蕩行徑終究被揭發出來，在一次田地買賣，過善意外發現收藏財物的箱子短缺大量的銀兩，敘述者在此說道：「此時銀子為重，把憐愛之情，閣過一邊。不由分說，扯過來，一頓棍棒只打得滿地亂滾。」²⁹父子的和諧關係建立在虛假的表象上，過遷透過欺上瞞下營造出自己規矩向學的穩定作息，以維持表面的平和，而破壞平和的癥結點就在於錢財。

就過善而言，積聚錢財固然有一種「佔有」的偏執，錢財的破耗導致過善長年的積聚付諸東流，更兼對子女期待的失落。前度無關錢財的耗損被過善輕易放過，這次被發現偷竊錢財的行為，正好犯了過善的大忌，便感到不可饒恕。為此嚴厲懲治了過遷，幸得其妹淑女的勸解，方得平息。經此之後，為了羈縛過遷的奢靡浪蕩，還為此娶了方氏，多了枕邊人的看管，更兼禁足的命令，重重約束過遷。但受到拘禁的過遷似是變本加厲，經過善嚴厲懲治仍不見效，反而使方氏畏懼過善的憤怒而選擇息事寧人。過善的姑息與懲治固然因為愛子，但不務正事的過遷本不愛讀書，既不能符合過善的期待，使生命依存在同儕的認同與支持並由此得到舒展，逸樂不僅是心性的放縱，也是尋求自我認同的出口。在一推一拒的牽引下，過遷愈加偏離了父親的期待，可以說，過遷在親情與友情中享受不踏實的幸福，因為他的幸福依賴於家人對他無私的支持與金錢換取的愉悅。因此，

²⁹ [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頁 305。

當他脫離二者時，一切便化為不幸。過善為鉗制過遷的揮霍，加強了身體的禁制與懲戒，然就過遷而言，本來的自由浪蕩轉向禁制，使他更加嚮往外面遊蕩的生活。最終私自以房契借貸，欠下四千兩的債，而過遷也索性逃避不回家，事發後過善試圖緝捕這個逆子，在三里橋的追索中，過遷自以為誤殺了義僕小四而惶惑不安，不敢回頭，更加上過善決絕的對付手段也讓過遷心冷，於是連夜奔逃他方。

之後，過善招贅了女婿張孝基，又臨終託付後事。在此之前故事都環繞著過善的吝儉行為，和緊張的父子關係。事態不斷擴大導致決裂的地步，讓前後敘述有了分隔，這個分隔以過遷離開與過善去世二個事件為過渡。在過善去世五年後，張孝基在陳留訪得過遷回來，歷經種種試煉，見證了過遷成為「志誠君子」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過遷在陳留的流浪生活，這段時間在敘述上是空缺的，當朱信再度遭遇之前的小主人，過遷的記憶還停留在氣憤的父親，還有死亡的小四。尼爾斯·托馬森指出「靜止存在於其根本的形式斷絕、鎖定和麻痺當中……個體人被固定在某些特定的生活形式上、被固定在自我之中的特定局部上，就好像玻璃框中的蝴蝶標本。」³⁰因此，過遷所遭遇的不只是時間上的斷裂，而是生命狀態的靜止，他與真實的存在隔絕起來，被閉鎖在數年前逃離三里橋的情狀。不過，噩耗還不止於此，當朱信告訴過遷父親亡故的消息，過遷「喉中哽咽，哭不出聲」，進一步詢問，才發現家業已然破散，妻子也不知去向。真正的哀傷來自於自我認同的喪失，³¹面對著熟識親人的死亡，無所歸著的處境才真正讓過遷體認到一種生命的空洞，許多生命的想望與可能性到此歸零。雖然這一切其實是張孝基安排朱信哄騙過遷的權宜說法，本是刻意創造的假象，但時間斷裂中的認知落差，使過遷的想望被強力地割斷，為此深深觸痛了他的心靈。正如過遷自道：「只為我一身不肖，家破人亡，財為他人所有，妻為他人所得，誠天地間一大罪人也！要這狗命何用！不如死休！」³²

³⁰ 參〔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sen 著：《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頁 254-255。

³¹ 認同性，根據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sen 的陳述「認同性是一種動力的性質，他被體驗、被維持、被展開，並且在需要的時候通過生命而得到發展。認同性是那人格用來認同自己，並且因此為之而生活的東西。」因此，托馬森認為，認同性決定了生活中意義的來源，並在生活意義中體驗並決定自身的位置。同上註，頁 83。

³²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頁 314。

體認境遇的不幸迫使過遷直接面對自己的罪業，絕望之感油然而生，個體存在的意義在此被提升為倫理性的探討。這時候過遷才重新省視以前那個浪蕩的自我，在家人的種種不幸遭遇中，體認那個自私而短視的過去，由衷的「懊悔」改變了過遷的意向，於是過遷的生命意義才有了一百八十度的翻轉。

作為志誠者，乃出於本心的堅定認可，這種改變乃是身心質性的改變。自此之後，過遷對於生命意義的重新認知，改變了他對境遇意義的解讀。因此，在張孝基收留他的最初，過遷就已經確立了作為「志誠君子」的內在質性，並「成為」志誠者。是以張孝基後來派遣他灌園、限制他不能出園門、並且早起晏息地勞作，過遷不但能夠切實地完成任務，而且超過要求的條件。對比於當初成天浪蕩，老父嚴密地閉鎖也關不住的過遷，過遷在行為上超越了外在的契約與禁令，以自主的約制與要求馴服自己的身體，從而發現個體生命的奮進力量。這力量彰顯了生命的道德自覺，在志誠者背後乃是一種堅定向善的信念，因為這種信念充盈身心，所以不管是一時的起心動念或是行為上的苟且懈怠，都無法對其身心構成侵擾。這種充盈的內在質性煥發在外，就成為人格的表徵，符應於「志誠君子」的指稱。在張孝基的承認下，過遷脫離了原先的浪蕩標誌，為他人所認可，重新找回自我安頓的位置，在新的關係中重建自我認同。

於是，張孝基在見證了過遷作為「志誠者」的生命質性後，和盤托出數月以來對於過遷的考驗與試煉，並將財產與嫂子安排停當。云：

當時本欲直陳，交還原產。仍恐其舊態猶存，依然浪費，豈不反負岳父這段恩德！故將真情隱匿，使之耕種，繩以規矩，勞其筋骨，苦其心志，兼以良言勸喻，隱語諷刺，冀其悔過自新。幸喜彼亦自覺前非，怨艾日深，幡然遷改。及令管庫，處心公平，臨事馴謹。數月以來，絲毫不苟。某猶恐其心未堅，幾遍教人試誘，心如鐵石，片語難投。竟為志誠君子矣！³³

「心如鐵石，片語難投」固然表現其意志之堅定，「處心公平，臨事馴謹」則更是成熟歷練下的心智發揚。過遷當初的浪蕩於今看來，都是有待彌補的罪業，因此，決絕的拒斥態度正在於拒斥過去的自己。於是，將肩負著罪孽的戒慎恐懼，體現為「志誠」的謙卑質性。「志誠」並不僅僅是體現為

³³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頁 321。

個人內心的真誠不偏，更在於意志的篤定，將生命的著力處穩定安置。但過遷因為經歷了慘痛的教訓，難免矯枉過正，「勤苦太過，漸漸習成父親慳吝樣子」。過遷與過善形象的疊合，是透過語言表面上「改過遷善」而達成命名、意旨與敘述的重合與回歸。從過遷到過善的生命進程，隱匿了成語中「改」字，正暗示著「改」在故事進程中作為核心的推動力，而這個力量的發源，正在於「志誠者」對於一己生命的重新認同與歸著。

在晚明日漸奢靡浮蕩的風尚下，勤儉並不只是一個生活德目而已，而是立身的基礎，四民地位即便升降，士商的界線也漸漸模糊，但生命價值並不因從業的差異有所更替，而是歷久彌新，著落於踏實的生活，才有平凡的幸福。「成為」志誠者，正在於彰顯故事中個體人格生成的過程，這一過程突出了作為「志誠者」的豐富質性，使「志誠」不停留在表面行為的觀察與內在志向的揭示，而是貫通二者的一體性生命。

三、知命本分的志誠者——主管張勝的淳善無欺

（一）欲求與匱缺

相對於過遷的志誠，〈警 16·小夫人金錢贈年少〉中的張勝沒有太多的生命轉折，與生俱來便有了淳善特質，就如同〈醒 17·張孝基陳留認舅〉中的張孝基，符應於簡單的人物設定，然後逐步完成作為行善者的使命，但張孝基顯然更超脫於俗眾，獨樹一幟。例如在過善交託遺產以及張孝基移交財產歸還過遷時，周圍環繞著許多鄰里親戚，然而眾人作為從旁參與的見證者卻態度反覆，本來對於張孝基繼承財產的正當性有所質疑，最後聽聞張孝基夫妻至誠的發言，才解除疑惑。在調停過程中抱持不信任的眾人，正襯托出張孝基人格的不凡。眾人的疑惑，隨著張孝基的篤行解除了大眾的戒心，「疑惑」指明了金錢所帶來對人性的誘惑與不信任。相較於〈醒 20·張廷秀逃生救父〉中趙昂猜忌讒害作為女婿、贅子的張廷秀，用不法的手段設計陷害，將可能的豐富利益加以獨占。可知抗拒本來就合法獲取的財富，需要更高的倫理自覺與道德要求。相對於過遷，張孝基在故事中固屬於志誠君子，擁有高尚的人格，但過於完美且生命缺乏歷練與轉折，因此，志誠者的形象較為扁平。相形之下，張勝起初的志誠並不純粹，如同〈施潤澤灘闕遇友〉中施復最初拾金不昧的徬徨，張勝也歷經過猶疑不定的時刻，這並非意指張勝不是善良的人，而是由於他尚未到達如同張孝

基的倫理自覺，也正因為張勝的不徹底、不完滿，該故事才真正從各種誘惑與抗拒的張力中，突出張勝作為普同人性的一面。

〈警 16·小夫人金錢贈年少〉這則話本源出於老夫少妻的不對等婚配，為此釀下禍端，正如敘述者一開始所揭示的：「只因不伏老，兀自貪色，蕩散了一個家計，幾乎做了失鄉之鬼。」³⁴年老的張士廉由於無兒無女，為了傳宗接代，有人勸說他娶房媳婦，生個一兒半女，本屬人之常情，但是他對婚姻的條件卻悖離常情：「第一件，要一個人材出眾，好模好樣的；第二件，要門戶相當；第三件，我家下有十萬貫家財，須個有十萬貫房奩的親來對付我。」³⁵有別於〈喻 33·張古老種花取文女〉度脫故事天定宿緣的老少婚配，也不同于話本小說中宋敦夫妻對於子嗣的專意祈求與劉德、邵承恩、褚長者等人對待年老無子的隨緣，³⁶張士廉對於妻室的要求已成為個人慾望的延伸，非分的要求致使罪惡從一開始便已在故事的設定中埋下伏線。「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婚配過程雖有種種困難，但隨著媒人套式般的出場，³⁷居中調停撮合，終將王招宣的小夫人引來與張員外相匹配。如果說，張士廉貪色好財只是個體慾望延伸之下的罪惡，那麼，媒人以哄騙的手段說合了意願不對等的兩人，才使得罪惡蔓延開來。哄騙與真誠的對比下，手段的正當與否，把張士廉與張古老二人差別完全區分開來，在〈醒 7·錢秀才錯占鳳凰儔〉就把這樣強求的婚姻加上哄騙的手段結合為一湊巧之婚姻，故事中媒人尤辰受到三十大板的懲罰，可見媒人的罪惡是潛在的，唯有到營造的假象破了局才使得媒人的罪惡浮上檯面。

然而小夫人不像高贊之女出身名門有婚姻的自主權，作為地位低下的妾對於生活沒有選擇的權利，眼見著良人是個鬚眉皓白的老人家，只得「暗

³⁴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著，嚴敦易 Yan Dunyi 校注：《警世通言》*Jing shi tong yan*（臺北[Taipei]：三民書局[Sanmin shuju]，1982年），頁161。

³⁵ 同上註，頁162。

³⁶ 分別見〈警 22·宋小官團圓舊甌笠〉、〈醒 10·劉小官雌雄兄弟〉、〈醒 20·張廷秀逃生救父〉。

³⁷ 如〈喻 33·張古老種瓜娶文女〉亦有「引得巫山偷漢子，唆教織女害相思。」之類的詞句，〈醒 3·賣油郎獨占花魁〉形容劉四媽的手腕「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用作表現媒人的高明。這種套語在話本與戲劇所在多有，范麗敏曾列舉小說間因襲的情況，參范麗敏 Fan Limin：《互通·因襲·衍化——宋元小說、講唱與戲曲關係研究》*Hutong, yinxi, yanhua: Song Yuan xiaoshuo, jiangchang yu xiqu guanxi yanjiu*（濟南[Jinan]：齊魯書社[Qilu shushe]，2009年），頁48。

暗地叫苦」，空把兩個媒人埋怨。但身分的禁防只是不強制的道德約束，無法抑制小夫人羈絆不住的怨懟與欲求，因此，在意願不對等的情况下，婚姻關係終究出現了裂痕。小夫人的不幸，在於自我認同的匱缺，如托馬森所說：

事實性充滿來自個體人和來自環境的能量，如果那個體人處在與自身的分裂中，如果在認同性和事實性之間有所衝突，那個體人就把能量使用在限制自己的可能性，以及為自己招致匱乏、劇痛和心靈苦難。³⁸

托馬森透過認同性與事實性的分裂衝突，闡發個體生命面對自我處境的不幸根源。但小夫人面對匹配年少的認同期待與嫁與白鬚老兒的殘酷事實之間的衝突，並不真正限制了個體可能性，反而更為此逾越了禁防，從現實中找尋其他的出路，具體表現在小夫人門首看街的行為上。話本故事中「看街」往往是招致誘惑的窗口，因為古代女性的生命被禁防在閨闈之內，生命的窗口就在那小小框架中，透過目光與這個世界接軌。如蔣興哥的妻子王巧兒在簾內的窺看，還有潘壽兒的開簾遠望。³⁹這扇誘惑的窗口隔著不再拘禁目光的簾子，將慾望延伸到對比於白鬚老兒的年少，故事也就在慾望與匱缺下開展出來。

（二）張勝的生命質性

張勝的出場來自小夫人的目光，如同王巧兒與潘壽兒淪入誘惑與慾望之中，小夫人在此扮演著主動的角色，創造自己和年少張主管親近的機會，十文銀錢、十文金錢的差別待遇，顯示小夫人的青眼有加，趁著張勝獨自輪值時，另自贈與許多衣服與金錢。小夫人的青睞並沒有得到張勝的回應，而不明就裡的金錢授受，卻讓張主管困惑不已。「當夜張勝無故得了許多東西，不明不白，一夜不曾睡。」正說明張勝的內心與外在的授受行為抵觸，非本分的錢財致使張勝蒙受前所未有的身心衝突，具體表現在失眠的徵狀上。張勝的志誠正體現在內在自我的衝突上，沒有過遷般矯枉過正的決絕，也沒有張孝基的信念，就在輾轉反側的煎熬中，故事才真正體現了「志誠

³⁸ 參〔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sen 著：《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頁 99。

³⁹ 分別見〈喻 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醒 16·陸五漢硬留五色鞋〉。

者」富於人性弱點的品格，正是這樣的不徹底、不完全，所以誘惑才能在張勝徬徨的內心中發酵。

不過，張勝隔日將內心的疑惑報與其母知悉後，張母雖口中說道不明小夫人的用意，但心裡已明白事情的輕重，為此篤定地推辭了店裡的事務。這個決斷張勝是半主動、半被動的，敘述者說道：「張主管是個本分之人，況又是個孝順的，聽見娘說，便不往鋪裏去。」⁴⁰這正透露了張勝淳善的質性，一來因為孝順，順從了母親的建議；二來既決定不再去鋪裡後，在自我設限下本分得以重新劃定。作為志誠者的張勝，其志誠還在萌發的原生狀態，內在的自覺並沒有這麼堅定，但也因為心中不挾一絲雜念，才更顯得張勝的行為出於由衷的真誠，具有實在的「志誠」質地。因此，張勝的「志誠」少了一些理想性和目的性，淪為無著落的「志」，成為單純的「誠」善。

採取迴避的張勝失去既有的穩定工作，坐吃山空的情況下，勢必另謀生計，在母親的指引下操持父親的舊業。但即便在面臨經濟困難的時候，也不曾動過小夫人所給的五十兩大銀，足見他對錢財並無貪求之心，對照張大員外有明顯的區別。其後，張勝與小夫人便失去了聯繫，然而在一次元宵的賞燈會上與相伴的王二哥衝散，張勝信步走到張員外的門前發現屋子已被查封，本想查看事由卻為人斥退，回家途中被小夫人邀去，小夫人藉此向張勝提出投奔的請求。張勝因為母親先前的警示，明白兩人的嫌疑關係，逕以「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為由回絕了小夫人。但小夫人取出「一串一百單八顆西珠數珠，顆顆大如雞豈子，明光燦爛。」張勝忍不住地喝采，說話人並評論道：「橫財紅粉歌樓酒，誰為三般事不迷？」橫財、紅粉正是本篇故事對於張勝心志的考驗，內心雖然動搖，但仍說要請示母親的意見，後來在母親首肯下收留了小夫人。相較於之前的金錢授受來說，這次的考驗對於心志更具挑戰，上回來意不明的授受，顯然是具有其他的意圖，但這次小夫人乃緣於張員外破家之後身無所託而投奔，有臨難救急的正當性，所以錢財的授受已經不是單向的給予，而是一種相互扶助的利益交換。這時張士廉因罪在羈，張勝也另謀生計，兩人已擺脫主人與夥計的關係，小夫人也獲得相對自主性，相關條件的變動，使得二人的關係不

⁴⁰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著·嚴敦易 Yan Dunyi 校注：《警世通言》*Jing shi tong yan*，頁 164。

再遙不可及。近水樓臺的情況下，「小夫人屢次來纏張勝，張勝心堅似鐵，只以主母相待，並不及亂。」⁴¹小夫人如同瓊秀秀、周勝仙的生死相隨，表現出對愛情熱切的追求，但以金錢為代價並未換取張勝相應的對待，束縛在「主母」身分的小夫人，被張勝隔絕在禁防之外，不得其門而入。就在這嫌疑的操持與拒絕，張勝的「志誠」體現在本分的自覺與實踐。

「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馮夢龍關懷的並不在於道德自覺，而在於情的自然發用。⁴²張勝的淳善來自於本分的生活，從他父親一代，就跟隨著張士廉作主管，他自己也一做就是十多年，工作事務就是記帳、值夜。正是淳善無欺的生命質性，才得為張士廉信任，委以店中財務。⁴³張勝雖無洞達人心的見識，但他孝順的淳善，使母親成為他生命的指引者，避開了可能的危機。不像〈趙太祖千里送京娘〉追求施恩不受報的純粹性，張勝禁不住錢財的誘惑，還是接受了小夫人給予的財物，但對「人才十分足色」的小夫人，卻謹守本分無非分之想。在他開店之後成為小張員外，具備充分的自主權，卻也不曾忘了兩人作為主母與夥計的身分間距，「心堅似鐵」來自於張勝與舊主的恩義牽繫，體現了「志誠者」意志的操持。最後，張士廉揭露了小夫人偷取王招宣家的數珠一事，張勝知悉小夫人已為鬼身，方才領會收取來路不明的數珠，事態嚴重，但他「立心至誠，到底不曾有染，所以不受其禍，超然無累。如今財色迷人者紛紛皆是，如張勝者萬中無一。」並沒有在不知實情的情況下做出因循苟且之事，且在昔日的主人落難時仍抱持著憐憫營救之心，沒有

⁴¹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著，嚴敦易 Yan Dunyi 校注：《警世通言》*Jing shi tong yan*，頁 167。

⁴²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輯評：《情史》*Qing shi*（杭州[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11 年）卷 1〈情貞類〉總評，頁 23。《情史》的評點經胡萬川所論，可判定為馮夢龍所作，參胡萬川 Hu Wanchuan：〈三言敘及眉批的作者問題〉“Sanyanxu ji meipi de zuozhe wenti”，收入《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Huaben yu caizijiaren xiaoshuo zhi yanjiu*（臺北[Taipei]：大安出版社[Daan chubanshe]，1994 年），頁 130-138。

⁴³ 在日用類書所錄〈客商規諫論〉就指出為商者要慎選友伴與夥計，並提供一些簡單的識人要訣，如「真實者，言必忤；勤儉者，必自行」、「行動樸素安藏者，定然誠實。」最終仍以「至誠忠厚」為原則，蓋其人「雖無能幹，其信實正大可取，總有妙才轉環之智。」由張勝平素的行為，也可觀察到他是「至誠忠厚」之人。參余象斗 Yu Xiangdou 編：《三台萬用正宗》*Santai wanyong zhengzong*（東京[Tokyo]：汲古書院[Kyuko syoin]，2000 年），頁 294-297。

被真珠的價值所迷惑。正因為事態揭露所導致的意義翻轉，才見證了張勝作為「志誠者」的質性，設若張勝早知小夫人盜出寶珠，犯案待緝，那麼張勝全身遠禍的想法必然模糊了「財色迷人」的誘惑力。

這則來自宋人話本的故事，⁴⁴人鬼姻緣正是說話家數「煙粉」的重要主題，最後已為鬼身的小夫人無法遂行與張勝在一起的願望，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突然消失，但這「意外的結果」也許正是說話人所要傳遞的效果。⁴⁵散場詩明確標示了該故事的宗旨：「誰不貪財不愛淫？始終難染正人心。少年得似張主管，鬼禍人非兩不侵！」面臨財、色的人性考驗下，話本中許多故事的主人公都為此敗身破家。在無常流轉之中，禍福際遇是如此難以捉摸，人真正能持守的只有本心的純粹，任何的來歷不明與不正當，都會侵擾內在的清明，謹小慎微的態度正緣於此。⁴⁶張勝面對著財與色的歧路，每一條都可能導引到未知的方向，相較於〈崔待詔生死冤家〉崔寧面臨財色的誘惑所做的選擇，張勝的選擇少了些僥倖的變通，多了些生命自處的知足感，知足來自志誠者對自我價值的肯定。這裡的「志誠」體現為慾望的操持，面臨唾手可得的財貨與女色，真誠並不足以指引心志的方向，「萬中無一」的張勝體現了珍貴的生命質性，乃在於不欺本心的坦蕩胸懷。不僅出自謹小慎微的全身保家，也來自知足本分的倫理自覺。在這自覺的過程，志誠由萌發轉向成熟，該故事透過志誠者訴說了依違於慾望與自制的敘述，不僅是鬼禍人非的恫嚇與教訓，更在於深層地闡明了一種務實與真誠的人生態度。

⁴⁴ 這篇曾收入《京本通俗小說》*Jingben tongsu xiaoshuo* 題為「志誠張主管」，徐朔方指出該故事情節曾見《金瓶梅》第一、二回與第一百回，足見該故事有更早的淵源，參徐朔方 Xu Shuofang：〈關於《京本通俗小說》〉“Guan yu *Jingben tongsu xiaoshuo*”，收入《小說考信編》*Xiaoshuo kaoxin bian*，頁 410。該篇根據樂蘅軍 Yue Hengjun 所考，該篇所記地名符合宋代制度，且語氣上也近宋人口吻，推論為宋代作品。參《宋代話本研究》*Songdai huaben yanjiu*，頁 141-142。

⁴⁵ 此語取自樂蘅軍 Yue Hengjun 的評述，參《宋代話本研究》*Songdai huaben yanjiu*，頁 198。

⁴⁶ 林漢彬曾論及「三言」福禍始微的觀念，認為「三言」故事隱含著一種禍福起於微末的觀念，所以發展出謹慎、小心的處世觀，參林漢彬 Lin Hanbin：《「三言」福禍始微觀念研究》“*San yan fuhuo shiwei guannian yanjiu*（花蓮[Hualian]：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Guoli donghua daxue zhongguoyuwenxuexi boshilunwen]，2010 年）。

四、志誠者的自我實現——秦重的踏實真摯

（一）淪落與歸著

〈醒3·賣油郎獨占花魁〉一開始將故事設定在戰爭離亂的環境下，因此，一開始秦重和莘瑤琴皆在與親人分離的情況下獨自謀生。從過遷、張勝到秦重，三者的境遇從家庭紛爭、社會互動轉移到國家動亂，將主體需求的匱乏與補償提升到另一個高度，因此，幸福不只是重拾原有破碎的家庭關係，或是持守本心避開普遍存在的金錢與美色的誘惑，而是在國家動亂中，歷經離散的破碎重新拼合的過程，這樣的不幸肇端於國家統治者的不正。⁴⁷因此，所造成的禍患乃是一種遍在的共業，這樣的境遇設定使得故事除了秦重和美娘的愛情因緣外，更增添了對於統治者的控訴，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個人生命更加不由自主。人力的作用在過遷、張勝發揚成為一種務實的生活態度，相形之下，秦重在命運的驅使下，生命的自主更形困難，因此秦重的志誠已經不僅在於本心的自持，更在於鏗而不捨的生命驅力，超越命運的侷限，完足難以拼合的破碎。故事一開始就分做兩線，一頭講述莘瑤琴如何遭人拐騙成為花魁娘子，另一頭轉向敘述秦重如何成為朱十老的養子，兩線匯聚到昭慶寺的相遇。⁴⁸因此，莘瑤琴的遭遇與秦重的身世，以同為天涯淪落人的背景，將生命的安頓放置在還原親密關係的訴求上，故事透過愛情的追求，串聯秦重生命各種的匱缺。在此，「汴京」作為原鄉，致使分散在各處的親人重聚，同鄉的親密與憐憫使秦重的情感生命，除了愛情，更交織了親情、懷鄉等多種情感期待。

秦重作為朱十老螟蛉之子的身分，改名為朱重，然而他一心念著探聽父親的下落，所以在賣油的油桶上，寫上了「秦」與「汴京」的字樣。家庭與原鄉的破碎正以此形式銘刻在秦重心上，並將心念化作切實的實踐，可見秦重的「志誠」不只是真誠地面對人生，相較於張勝心志萌發的淳善，更多落實在心志的恆定與專一。整個故事發展到最後，美娘與秦重締結婚姻，機緣巧合下與莘家父母骨肉重聚，事業在還其本名的美娘幫助下蒸蒸

⁴⁷ 〈警12·范鰍兒破鏡重圓〉入話述及「民間離亂之苦」，就指出「只為宣和失政，奸佞專權」，因此離亂之苦的背後是對朝廷失政的批判。

⁴⁸ 張淑香曾指出這種雙線的寫法是為了創造主觀、客觀距離的差距，襯托出兩人關係是仰視的嚮往崇拜，參張淑香 Zhang Shuxiang：〈從小說的角度設計看賣油郎與花魁娘子的愛情〉“Cong xiaoshuo de jiaodu sheji kan maiyoulang yu huakuiniangzi de aiqing”，頁 254-256。

日上，在一切看來都十分完足的時刻，秦重發心在各大寺廟酬神感謝，意外找到了失散的父親。這恐怕並非單純的巧合，而是「志誠者」強力而旺盛的發心作為，周遊了大小寺廟，才在某處發生了「天然湊巧」。因此，秦重的幸福是歸著在親屬關係的完滿上，只有將因戰亂分散的碎片一一拾回，才真正完足了自我生命。猶如馮夢龍所說「有情疏者親，無情親者疏」，人物的聚合在「情教」的觀照下，乃是以情為線索將「散錢就索穿」，⁴⁹志誠反映在人倫生活上正是情真，⁵⁰而至情正是創造這「天然湊巧」的關鍵。

（二）秦重的生命質性

在很多具體行為上，秦重都顯出其特殊的品格來，比如面對朱十老家侍女蘭花的勾搭，「誰知朱重是個老實人，又且蘭花醜醜醜陋，朱重也看不上眼」，入話透過鄭元和的故事，已經映帶著秦重是個知情識趣、善於幫襯的人，可見得秦重並非不懂得男女之間的吸引力，只是秦重心中有個自我設準作為其行為的歸趨，「看不上眼」正顯示他並非苟且隨便之人。相對於刑權這樣無妻子且「望四」之人，旺盛的生命力已經開始減退，對於未來沒有太多的選擇，面臨短暫的利益缺乏抵抗力，反觀秦重看到的未來則存在著多種可能性，因此，秦重對自我生命有真正的主宰意志，不輕易地隨波逐流，也不因為短暫的利益而心存僥倖。然而秦重雖無害人之心，卻被奸人所讒，不得不離開朱十老家。秦重本以為避開刑權兩人，自己出外挑擔子賣油，便可全身遠禍。可見他對於自身所處情勢看得很明白，也知道如何在朱十老和刑權的利害關係間，尋求一條出路，雖然最後仍舊被打發出門，臨去之時只有取了三兩銀子，但他對朱十老並無怨恨之意，反而有效率地運用僅存的三兩銀子安排日常營生。沒有家人的秦重更加自主專一，將身心安頓於尋訪父親的事情上，重拾賣油生意的他因忠厚無欺而得

⁴⁹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輯評：《情史》*Qing shi*，猶子龍〈序〉，頁3。

⁵⁰ 關於晚明對情的討論，與真、誠有密切的關涉，馮夢龍對情的看法也受此同一思潮的影響。參李志宏 Li Zhihong：〈試從馮夢龍「情教說」論《三言》之編寫及其思想表現〉“Shi cong Feng Menglong ‘Qingjiao shuo’ lun *San yan zhi bianxie ji qi sixiangbiaoxian*”，收入《臺北師院語文集刊》*Taibei shiyuan yuwen jikan* 第8期（2003年8月），頁65-71；王瓊玲 Wang Ailing：〈晚明清初戲曲審美意識中情禮觀之轉化及其意義〉“*Wanming qingchu xiqu shenmei yishi zhong qingliguan zhi zhuanhua ji qi yiyi*”，收入《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Wanming qingchu xiqu zhi shenmei gousi yu qi yishu chengxian*（臺北[Taipei]：中研院文哲所[Zhongyanyuan wenzhesuo]，2005年），頁31-91。

道多助，所以他的生意向來不曾遭遇什麼困難。本分的營生是店主、商人生活的基礎，這顯示平凡的幸福除了勤儉之外，還在於與他人的相互信賴，而信賴的基礎則是緣於「志誠者」的生命質性。

雖然故事設定在宋室南渡，但故事處處顯露出晚明都市繁華的氛圍，故事中會遇的昭慶寺在晚明是有大量的香客參拜的著名景點，⁵¹兩人交往的過程也充滿了晚明的奢華習氣，⁵²愛情就在離亂身世與奢華生活的違和感之下萌發。在一次昭慶寺僧人九晝夜功德，秦重適巧往湖邊閑遊，不意遭遇了那時賃居於齊衙內作娼的美娘，這在秦重的生命中開展出另一個世界，秦重以充滿純真的眼光逐步探索這個世界，原來只是專注在賣油事業上的日常反復，這日閒暇的心靈狀態致使秦重擺脫平素的熟悉環境，進入一個有待於探索的陌生場所。他先觀察了「門庭清整」的環境，而後看到「容顏嬌麗」的美娘，敘述者特意指出他「原是個老實小官，不知有煙花

⁵¹ 昭慶寺大佛被《海內奇觀》收編為著名的觀光景點，當時文人多有遊歷。如袁宏道〈湖上雜敘〉自道當時三遊西湖，第二次：「湖上住昭慶五宿，法相、天竺各一宿。」又張岱〈西湖香市〉：「西湖香市，起於花朝，盡於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於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於湖心亭，市于陸宣公祠，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寺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古董，蠻夷閩貊之珍異，皆集焉。」昭慶寺在明末毀於大火，故事所見的昭慶寺以及秦良落髮上天竺，都是當時重要的宗教旅遊景點。參〔明〕Ming 袁宏道 Yuan Hongdao 著；錢伯城 Qian Bocheng 箋校：《袁宏道集箋校》Yuan Hongdao ji jianjiao（上海[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08年），頁438；〔明〕Ming 張岱 Zhang Dai：《陶庵夢憶》Taoan mengyi（北京[Beijing]：中華書局[Zhonghua shuju]，2011年）卷7，頁61。

⁵² 美娘出遊乘轎，反映晚明乘轎風氣的盛行；秦重赴銀匠處兌銀，顯現明代中葉後白銀成為主要貨幣的情況；秦重初見花魁娘子的外房，搭配著名人山水、博山爐、古玩、詩稿的佈置，可說是極其雅致，反映晚明名妓的經濟實力與文化素養。另外，故事前段有兩段西湖子弟吟詠花魁娘子和劉四媽的〈掛枝兒〉，馮夢龍編纂《掛枝兒》可能正與早年「狎邪遊」的親身經歷有關。關於乘轎風氣的改變，參巫仁恕 Wu Renshu：《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Pinwei shehua: Wanming de xiaofei shehui yu shidafu，頁65-114。女子乘轎的風氣與高級妓女的室內陳設，參巫仁恕 Wu Renshu：〈明清婦女的休閒消費空間〉“Ming Qing funu de xiuxian xiaofei kongjian”，《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You you fang xiang: Ming Qing jiangnan chengshi de xiuxian xiaofei yu kongjian bianqian（臺北[Taipei]：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Zhongyanganjiuyuan jindaishi yanjiusuo]，2013年），頁270-291。白銀使用情況的改變，參考王歡 Wang Huan：《白銀貨幣化的過程與動因考察》Baiyin huobihua de guocheng yu dongyin kaocha，（長春[Changchun]：東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 Dongbei shifan daxue zhongguo gudaishi shuoshi lunwen，2006年）。

行徑」，因此在純淨無染的心靈觀照之下，那一切觀看並不沾染任何認知的
前提。托馬森指出：

目光是注意力的中心，他不僅僅意味著視覺是我們用來辨向的感
覺，並且這也意味著我們通過領會的感覺對世界的切入首先集中
在目光裡。我們以目光來觀察、理解、考究、透入和揭示。……
在目光中我們遇到那作為人性存在的另一個人，那另一個人的
人格。⁵³

沒有認知前提的目光，正是一種洞澈的觀察與透入，目光同時也界定了觀
看者的位置與視野，並在會遇的過程中領會到另一個人的生命與人格。
因此他在「疑思」的理解障礙中，摸索那個屬於美娘的世界。基於企羨的
目光，美娘的世界被愛屋及烏地染上美好的色調，因此，與她建立的任何
關係，都被視為與幸福更加親近，正如有機會到她家賣油，被秦重想成是
「前生福分」，他珍惜每次得以和美娘「親炙」的機會，並使美娘成為每個
目光的注意力中心。

受到美好的想望所驅使，「心下又歡喜，又氣悶」，這種矛盾的心緒驅
使他去酒保那裡打聽今天所見的小娘子，得知她本是這兒出名的粉頭，平
添許多胡思亂想，兀自的發癡。如同〈喻 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所揭示
「色」的誘惑力，「眼是情媒，心為慾種。起手時，牽腸掛肚；過後去，喪
魄銷魂。」⁵⁴心和眼各具有間介性與萌發性的生命特質，「情慾」就在這樣
的間介萌動中發用，使人歡喜、氣悶，也牽腸掛肚。但他的胡思亂想並不
是漫無目的的想像，而是在諸多可能性當中反復地自我詰難、對話，表現
為一種情「痴」。一如說話人所言「有志者事竟成，被他千思萬想，想出一
個計策來。」他想出了一個積攢的辦法，並漸進地執行方案，雖然已準備
逐步朝目標前進，但因為想望的企圖心佔據了心靈，仍為此一夜難眠。在
秦重當時的處境看來，他是因為對於未來有過度的期待，以致於願望未遂
的不現實感蔓延開來，造就他不安的心靈狀態。

⁵³ 參〔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sen 著：《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頁 221。

⁵⁴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徐文助 Xu Wenzhu 校注：《喻世明言》*Yu shi ming yan*（臺北[Taipei]：三民書局[Sanmin shuju]，2010 年），頁 1。

不過，不安並沒有困擾秦重太久，踏實的秦重不停留在期待中的幸福，而是試圖將不現實的憧憬轉化為現實，因此，隔日他便回歸尋常的賣油生活。為了安插前往王九媽家中的買賣，在單日、雙日走上不同的道路，這種有目的性的調配乃是出於自主意志操作生活的可能性。在這反復操作的過程中，可發現其間包含著時間性的律動，這種熟悉的生活，使人感覺到生活有種安穩，卻也包含著不期然而然的變化，這種變化乃是一種心情上的起伏悸動，適如敘述中所概述的「有一日會見，也有一日不會見。不見時費了一場思想，便見時也只添了一層思想。正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此情無盡期。」⁵⁵在這層層疊疊的生活皺褶中，發現一種連續性的生活律動，這種律動隨著情感流動的狀態，體現為生命力的湧動。秦重將此期待和失落的心情轉化為行動力，以不斷地積聚取代了一種日常的重複，「或積三分，或積二分」，每一次金錢的累積，都意味著更接近花魁娘子一步。但秦重並不因此受到慾望的驅使，讓原本的生意開始苛扣或僥倖，他穩定的忠厚實在才真正揭示了作為「志誠者」的品質，一位志誠之人並不會因為有目的的欲求就作苟且欺心之事，對照於〈警 32·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李甲，李甲的「忠厚志誠」完全侷限在杜十娘的情慾關係中，他並不曾踏實地為目標努力過，也不曾經受社會上其他關係的考驗，因此輕易地就向現實妥協、被其他利益引誘而改變了意志。這一反面例證更讓人注意到，與「百寶箱」交換的價值所在即是「忠厚志誠」的良善品質。⁵⁶從秦重的作為中，足以看到「忠厚志誠」的全心交付。生命因為踏實而突出了個體的價值中心，依此價值中心，一切作為都順理成章地為了前方的目標所準備，在這過程中，秦重將碎銀子換成體面的足色大錠，然後「置下鑲鞋淨襪，新褶了一頂萬字頭巾。回到家中，把衣服漿洗得乾乾淨淨，買幾根安息香，薰了又薰。揀個晴明好日，侵早打扮起來。」⁵⁷對於自我形貌的講究與完善，

⁵⁵ 〔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頁 47。

⁵⁶ 〈風月機關〉中記載「志誠感默，叫跳動狂」，其下解說「默者，老成之妓，端莊沉靜，不妄發言，以志誠感之。」相對於青春之妓的狂者，老於風塵的娼妓更重視愛情的真誠，杜十娘之事正為「易得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的顯例。〈風月機關〉又稱〈青樓軌範〉，是明代日用類書記載妓院狎遊的注意事項。參〔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明代之遊郭事情：風月機關》*Mindai no yukaku jijo: Fugetsu kikan*（東京[Tokyo]：汲古書院[Kyuko syoin]，2006 年），頁 80。

⁵⁷ 參〔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明代之遊郭事情：風月機關》*Mindai no yukaku jijo: Fugetsu kikan*，頁 48。據〔明〕Ming 徐咸 Xu Xian《西園雜記》*Xiyuan zaji*：「嘉靖初年，

讓自己美好的一面為人所見，也是自我實現的一環，從中可以看到一種人際往來的倫理性，也就是期待他人的認可。

在謀求認可的過程中，若僅在相同階層間的往來並不困難，但於秦重試圖跨越階層的隔閡，卻是分外不易，因為賣油的小經濟，並沒有讓他有足夠的經濟與文化優勢。所以先是在兌銀中受到銀匠的輕薄，接著在提出要與花魁娘子相處一宵的要求，也被鴉兒認為是出言無度的「奚落」，再加上秦重欠缺文化人的素養，相對於花魁娘子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的美質，種種隔閡導致秦重的願望成為一連串的考驗，若非來自於「志誠者」的恆毅心性，如何能耐煩得住一個月逐日在傍晚相候的徒勞。在臨到與花魁娘子見面的那夜，王美娘卻拖著酣醉的身體姍姍來遲，而且還輕蔑秦重「不是有名稱的子弟」。種種挫折並沒有擊退秦重想見花魁娘子的決心，那是秦重深刻的「誠」決定了堅定意向。如〈醒 29·盧太學詩酒傲王侯〉中汪岑屢次見訪盧太學都不成行的希求，汪岑被說話人指為「耐煩瑣碎的冤家」。雖同樣耐煩，但秦重並不瑣碎，而是踏實地找出每一個可能，他心中並不預設任何會面的前提條件，因此諸多的煩難並不構成妨礙，因為他心中已篤定地確立目標，如同一種信仰。⁵⁸但任何宗教性的試煉也都是一種人性的檢驗，如同〈喻 13·張道陵七試趙昇〉、〈醒 37·杜子春三入長安〉所揭示的對於喜、怒、憂、懼、愛、惡、慾七情的檢驗。而這裡是一種對於「驕心傲氣」的磨練，秦重的自尊自重，從面對朱十老與蘭花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他的自尊並非毫無任何的驕傲與自許，然而放下驕傲與自尊，用謙遜的態度去成全自我的營求，確實是一種難能。這難能背後的篤定並不只是對於

士夫間有戴巾者，今雖庶民亦戴巾矣。」說明庶民一般不戴巾，晚明後風尚漸轉，此刻意戴巾，有仿士夫裝扮之意。關於服飾風尚的轉變，參巫仁恕 Wu Renshu：〈流行時尚的形成——以服飾文化為例〉“Liuxing shishang de xing cheng: yi fushi wenhua wei li”，《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Pinwei shehua: Wanming de xiaofei shehui yu shidafu*，頁 125-133。

⁵⁸ 張淑香認為積攢的歷程就像一個朝聖的歷程，康來新也有類似的意見，她曾以朝聖者的宗教意味，對秦重這個人物加以詮說，認為秦重在與美娘那日的會遇，超越了已有的朝聖者形象，提升為聖徒而至於救世主，透過宗教性的類比，秦重確實是有一種「虔敬履踐」接近於朝聖者的情操，參張淑香 Zhang Shuxiang：〈從小說的角度設計看賣油郎與花魁娘子的愛情〉“Cong xiaoshuo de jiaodu sheji kan maiyoulang yu huakuiniangzi de aiqing”，頁 260-262；康來新 Kang Laixin：〈秦重——真摯的朝聖者〉“Qin Zhong: zhenzhi de chaoshengzhe”，頁 115-122。

願望的希求，更體現在「志誠者」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因此，不會因為他人的輕蔑而就此否定，從中可以窺見「志誠者」的高尚品質。

那一夜與花魁娘子的會遇，秦重只是捱在美娘身邊，捧著茶壺悉心照顧著不適的美娘。美娘的不適使秦重從慾望轉向憐憫的情感，對應到先前的描述：

秦重聽得說是汴京人，觸了個鄉里之念，心中更有一倍光景。喫了數杯，還了酒錢，挑了擔子，一路走，一路的肚中打稿道：「世間有這樣美貌的女子，落於娼家，豈不可惜！」……又想一回，越發癡起來了，道：「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若得這等美人摟抱了睡一夜，死也甘心。」⁵⁹

可見美娘不只作為秦重慾望的對象，也是同情憐憫的對象，正因為同是天涯淪落人，所以美娘的不適真切地對應到秦重的同理心，如秦重「想酒醉之人，必然怕冷，又不敢驚醒他。忽見闌干上又放一床大紅紵絲的錦被。輕輕的取下，蓋在美娘身上。」⁶⁰作為志誠者並不見得能知情識趣，但是對於自我生命的深切體驗，卻可以延伸到作為對他者的體貼與同情，因此，秦重得以採取寬闊的胸襟包容美娘種種的不適，包括「小娘子的餘瀝」——一種物質性的賤斥物，極具象徵性地將秦重、美娘之間拒斥／悅納的態度落實下來，在一拒一迎中顯現出兩人關係中潛藏著不對等的虧欠，終於換得了美娘的青眼對待。附帶一提，美娘在該故事中才是真正被這個世局給玩弄的人，從亂離、拐騙、賣身、梳弄，美娘的意志一再受到環境的抗拒，最後在劉四媽的巧言勸說下，走上不得已的權宜道路。美娘兀自清高設定了禁防，並沒有人能真正看到美娘的創傷，在秦重離開之後，美娘「或自己病中醉後，半夜三更，沒人疼熱」，就會想起秦重的好處，因為，不管是有名稱的子弟還是像吳八公子這般的無賴，美娘都只是他們慾望的對象，並沒有受到深刻的同情，這樣的情感在經濟與文化支持下，包裹著華麗雅緻的外衣，實質上美娘面臨的是情感上的空洞。

⁵⁹ 參〔明〕Ming 馮夢龍 Feng Menglong 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頁 46。

⁶⁰ 同上註，頁 55。

就在那個接納「小娘子的餘瀝」的象徵儀式中，⁶¹美娘才真正自在地吐出因身世遭遇而埋藏在身心的不快，是以秦重的接納在美娘心中注入了一種恆定的溫情，於是美娘得以擺脫「被慾望」的他者，重新回返那個平凡的自我。美娘在清波門外受到吳八凌辱之後，深切地喚起她懷抱已久的那枉自盛名的空虛，在口厭肥甘、身嫌錦繡等朝歡暮樂的生活中，美娘雖然擁有龐大的物質與經濟實力，卻無法安頓自主的意志。因此，富足的生活無法改變美娘從良的本心，美娘的自厭和秦重的自尊，正好形成參照，托馬森論及「感情上的缺席」中指出：

一種特別複雜的形式出自一個人對自己所具的那些情感，自尊、自喜、厭煩自己、自我仇恨。只要那自我對其自身而言是變得遠離了，那麼這些自我感情也會缺乏客體對象。憤怒轉為內向，但是無法知道什麼東西可作為憤怒的針對物，或者根本找不到自我。……自尊是作為一個成熟的人所具的整體和諧的一部分。⁶²

基於自尊、自厭的對比，秦重、美娘的差異正表現在自身認同的距離上。秦重是充分和諧的自我認同，與自我的關係是親近的，而美娘因為自我與自身認同的分裂，因此，表現出一種自我厭棄，雖然它口裡罵著「劉四媽這個花嘴，哄我落坑墮塹」，但主要還是自嘆「紅顏薄命」，呈現自我疏離的厭棄心態。

秦重作為「志誠者」，他和自我的關係是親密而完足的，所以外在的價值不會輕易地動搖內心的意志。在此可見「志誠者」專一恆定的積極面向，秦重最初發心雖然也是出於對美娘的慾望，但心「誠」的程度依賴於心志的試練與持之以恆，秦重的「志」帶著切實的理想性和目的性，透過專心致志的履踐，秦重完成了難以超越的境遇悲劇，相較於過遷對家庭的守護，張勝對社會關係的均衡和諧，秦重在離亂境遇之下，完成了從個人、家庭上升到社會、家鄉一體的完足，這必須憑藉著超越常人的恆心意志才能辦到，由此可見作為「志誠者」的不同品質，秦重不只是停留在自我設置的倫理框架，而是擴充了自主意志的各種可能性，推及到倫理關係中，包含

⁶¹ 康來新認為這個動作將秦重的形象從朝聖者提升為聖徒乃至於救世主，參康來新 Kang Laixin〈秦重——真摯的朝聖者〉“Qin Zhong: zhenzhi de chaoshengzhe”，頁 119。

⁶² 參〔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sen 著：《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頁 16。

對於莘家父母的扶助、對朱十老的孝順、生意經營的良善。在生命意義的開展上，秦重對於「善」的追求，展現主體真正的自由，完成了一種獨立自主、抉擇生命的自我實現。

五、結論

在本文所設定的論題中，商人、店主不只是謹慎、真誠等美德的表現，最重要的是在於本分務實的實踐中，完成自在自足的和諧自我，此一內在質性外顯為一「志誠者」的形象。話本故事並無意停留在單一階層或身分的關懷，實際上，作為美德的揭示，「志誠者」透過個別人物的德行發揚，上升到普遍待人處世的應然態度，話本傳遞了富涵幸福品質的正面力量，因為這些人物的內在質性，落實到具體的作為，使人生走向幸福的彼岸。經歷了宋明的變遷，道德的善仍在話本中佔有重要的位置，但這個位置因為「真誠」有了新的意義。不論是過遷故事中強調的勤儉、張勝故事的本分、秦重故事的踏實，真誠都是基於本心之善而篤定了心志，才能在生活中著落為切實的履踐。故事中並不強調「人性本善」等形而上的思考，故事主人公出諸平凡，因此，過遷在歧路中迷航、張勝在歧路上猶疑，秦重則在歧路的冒險中看到意外的風光，幸福就在卸下財色欲求之下回歸平凡。

雖然話本小說的結局有時難免過於理想和湊巧，但作為人生意義的闡明，「志誠者」乃是確立幸福的關鍵。話本故事因為這些人物的存在，才能真正賦予「幸福」的品質，這些故事從其「普世正義」的理想性來看，其敘述環繞著「志誠者」為核心，成為「幸福」的寓言。在寓言中，話本的意義是透過故事編排、事態陳述為間介而顯著意指，這個意指則由「志誠者」的生命質性來完成。經由「寓言」符號與意義的連結，讀者得以由後設的立場來觀照話本形式中普遍的勸善意味，看到那些倫理勸誘如何透過形式與人物「生命質性」的互動，將「幸福」設置在一種原則性的揭示和存在感受的雙向補充。

從本文著力分析的三篇話本中，可以看到「志誠者」作為恆定的品質，具有真誠、篤定、對善的信念與對罪惡的排拒，但隨著境遇的變化，「志誠者」也相應展現不同的生命品質。過遷透過家庭的破壞與回歸，展現出「成為」志誠者的生命深度，因為在同一而連續的主體當中，一個人的篤定意志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不斷生成變化的歷程終點。歷程中過遷轉化自身的

不現實、靜止、分裂的生命，走向一體完足的幸福道路。在張勝的故事中，財色的誘惑成為敘述的主軸，天然生成的「志誠」，並不能真正彰顯其特出的品質，任何人格的實現都必須經過對誘惑迎拒的試煉，才能決定其品質，而張勝正突出志誠由萌生到成熟的歷程，其幸福來自於篤實、知足的生命質性。在秦重那裡，志誠不只是試煉與意志的生成，而是在生成完足之後如何發揮其生命的力量，超越於境遇的侷限，在可能性的間隙中找到完成的必然性，於踏實恆定生活中完成自我實現。因此，秦重作為「志誠者」，不只是自我的完足和諧，更是人生「幸福」的完足。在幸福的諸多條件中，秦重真正實現了一體化的自足生命，成為富涵幸福的存在，過程中也扶持了美娘走出靜止、不安的囹圄。透過不幸與幸福的存在體認，得以指認這些「志誠者」引領的敘述，乃是一種富涵「幸福」品質的寓言。

故事中以特定的修辭策略，將「志誠者」化為因果關係的主導力量，產生幸福的可能。在故事的終結，過遷「年至八旬外而終，兩家（與張孝基）子孫繁盛，世為姻戚云。」張勝「鬼禍人非兩不侵」、秦重「卻說秦重和莘氏，夫妻偕老，生下兩個孩兒，俱讀書成名。」雖然依據境遇的差異，志誠者相應的幸福條件也不盡相同，但在道德的持守下，美娘放棄了豐美雅緻的生活、張勝放下了價值連城的數珠，財物的豐足並不決定幸福感，幸福的品質取決於生命的安頓。作為幸福的設定，張勝在這三則故事中相對薄弱，其他二則敘述都為他們的人生作完善的安頓，因此凸顯了文本刻意的意指關係，這個意指關係是透過「志誠者」的生命質性作為中介。在敘述中，「幸福感」一直處在尚未完成的狀態，因為，它是必須透過人物逐步實踐方能達成。與秦重、張勝、過遷等具體的人物不同，「志誠者」乃是由現象中被抽繹為一種「能幸福」的本質存在，「能幸福」意指著幸福的到來，但它自身不等同幸福。「志誠者」相關故事作為一種幸福的寓言，就存在於各種人物的塑造、境遇中，「志誠者」這一能指指向「能幸福」的所指，並在幸福結局的設定中，確定了兩者的對等關係。就在這意義的歸著處，發現一種自主生命的應然，並突出其故事的倫理性。

【責任編校：黃璿璋、陳可馨】

主要參考書目

典籍

- 〔明〕馮夢龍 Feng Menglong 著，許政揚 Xu Zhengyang 校注：《喻世明言》
Yu shi ming yan，臺北 Taipei：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2010 年。
——：嚴敦易 Yan Dunyi 校注：《警世通言》*Jing shi tong yan*，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82 年。
——：廖吉郎 Liao Jilang 校注：《醒世恆言》*Xing shi heng yan*，臺北 Taipei：
三民書局 Sanmin shuju，1988 年。
——：《情史》*Qing sh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2011 年。

專書

- 余英時 Yu Yingshi：《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Zhongguo jinshi
zongjiao lunli yu shangren jingshen*，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1987 年。
胡士瑩 Hu Shiying：《話本小說概論》*Huaben xiaoshuo gailun*，臺北 Taipei：
丹青圖書 Danqing tushu，1983 年。
胡萬川 Hu Wanchuan：《話本與才子佳人小說之研究》*Huaben yu caizi jiaren
xiaoshuo zhi yanjiu*，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94 年。
徐朔方 Xu Shuofang：《小說考信編》*Xiaoshuo kaoxin bian*，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97 年。
張淑香 Zhang Shuxiang：《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Shuqing chuantong de
shengsi yu tansuo*，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1992 年。
樂蘅軍 Yue Hengjun：《宋代話本研究》*Songdai huaben yan jiu*，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Guoli taiwandaxue wenxueyuan，1969 年。
——：《意志與命運——中國古典小說世界觀綜論》*Yizhi yu mingyun：
Zhongguo gudianxiaoshuo shijieguan zonglun*，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2003 年。
〔美〕韓南 Patrick Hanan、尹慧珉 Yin Huimin 譯：《中國白話小說史》
Zhongguo baihua xiaoshuo shi，杭州 Hangzhou：浙江古籍出版社
Zhejiang guji chubanshe，1989 年。

——：王秋桂 Wang Qiugui 編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Hannan zhongguo gudian xiaoshuo lunj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1979 年。

〔丹麥〕尼爾斯·托馬森 Niels Thomassen、京不特譯 Jing Bute：《不幸與幸福》*Buxing yu xingfu*，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chubanshe，2004 年。

〔日〕小川陽一 Ogawa Yoichi：《日用類書による明清小説の研究》*Nichiyoruisho ni yoru minsin shosetsu no kenkyu*，東京 Tokyo：研文出版 Kenbun shuppan，1995 年。

審查意見摘要

第一位審查人：

本文以「成為」志誠者——過遷的悔悟堅毅（〈醒17·張孝基陳留認舅〉）、知命本分的志誠者——主管張勝的淳善無欺（〈警16·小夫人金錢贈年少〉）、志誠者的自我實現——秦重的踏實真摯（〈醒3·賣油郎獨占花魁〉）三節，依序論述晚明馮夢龍「三言」話本所見三位「志誠者」的生命質性，透過巧妙地重新排列《醒世恆言》、《警世通言》中三篇「志誠者」故事的先後，成功詮釋了馮夢龍作品中志誠忠厚攸關人生幸福的修辭策略，挖掘出晚明話本的新價值。由於本文作者慧眼獨具，能從新角度切入，加上本身對「三言」其他篇章的熟稔，因此討論過程層層逼進，面面俱到，成為佳構。

第二位審查人：

本文探究「三言」中的「志誠者」所代表的意義，並以「幸福的寓言」為視角，分析話本小說如何透過「志誠者」的特殊品質，寄寓勸善之旨意。論文之取材及研究之視角，皆令人耳目一新。全文除綜覽分散在不同篇章中的「志誠者」，又就其中三篇由個人、家庭至社會不同層次的「志誠」表現加以細論，得出話本所欲傳揚的「普世正義」之結論，極具說服力。文筆流暢綿密，分析鞭辟入裡，實為一篇既深刻又具有可讀性之作。